

刻校
漢書評林

三五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一	三	二	一	五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漢	三	五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2
冊數	50	(35)
函號	279	6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傅介子北地人也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以從軍

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服虔曰龜茲音丘慈語在西

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

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

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

服言匈奴使屬過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

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

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

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

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願

隆按六人皆習

外國事有功蹟

於西域故一傳

總以功字為眼

目唐順之曰傅介

子特十刺客耳

不如甘陳遠甚

徐中行曰先敘

兩國事子使

者書法之提掇

處司馬光曰王者

之於夷狄叛則

討之服則舍之

今樓蘭王既服

其罪又從而誅

之以為有罪

後有叛者不可

得而懷矣

盧舜治曰介子

願往刺之以威

示諸國大將軍
何不以義正之
而乃白遣之耶

唐順之曰詐之
也非武也

隆按自古聲罪
致討之師可以
其服天下未開
行刑柯毒政之
策而可威示諸
國者也介子於
國術則精矣若
謂堂堂正正則
魏焉論者或美

介子以為奇功
過矣

一本臣下有絕
字

茅坤曰常惠別
從蘇武係虜事
何以遺而不載
盧舜治曰常惠
攻龜茲斬姑翼
禽縱有法皆自
來拘留十餘年得

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
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
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
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
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
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
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
人從後刺之。刀交。曾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
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
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
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廼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常為
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言為匈奴之問而候同。發兵殺畧衛司馬安
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

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

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

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

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

曾孫長為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

匈奴。師古曰。移中廐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廼還。漢

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

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

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

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

使脅求公主。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中精兵。自給大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前將軍韓增。語在匈奴傳。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翕。即翕字也。翕侯。烏孫官號也。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右谷。音鹿。蠡。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師古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羸蒙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

黃震曰。漢兼制西域。以刀不以德。故帝王不為也。故秦使西域者。類死。足道。彼善於此。則常思優焉。蓋其合諸國兵。攻龜茲。尚能聲罪。致高王歸罪。始翼。即斬姑翼。一人而還。庶幾王師之體。不生事。夷狄也。况惠與蘇武使匈奴。俱有不降之節耶。

盧薛治曰。鄭吉破車師。降日逐。

所專命而行也。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廼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

乃從習外國事

隆按百官表云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蓋誤以神爵為地節也

隆按借張騫比並形容且應前句自張騫通西域

薛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擇欲降漢師古曰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廼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音子移反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隆按甘延壽陳湯同事西域班椽作兩人傳血脈通貫一如太史公張陳等傳例

王維楨曰誅斬鄧支單于事略于延壽傳而詳於湯傳蓋班史歸功於湯之微意云隆按此傳精神在謀擊鄧支一節類太史公叙垓下之戰而詳載論功諸疏結構有法當是孟堅當意之文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說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製之力超踰字體又言其超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孟康曰弁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鄧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諡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廼絕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句貲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句乞也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禭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

隆按插入先是
宣帝至驪婁如
此一段歷叙如
支之罪為湯與
延壽謀擊邳支
起案

因賜諡曰繆侯師古曰以其繆舉人也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
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
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邳支單于
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
邳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
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邳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
令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音起廣反令與零同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
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廼始等初元四年遣使
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
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
而足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邳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
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
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

隆按他日邳支
殺吉等奔康居
竟不出合所料
然一使沒而邳
支益驕更留使
者三輩於百姓
何安而於國何
計哉吉之死傷
于勇矣
又按怒字與上
怒字相願
一本獸下有字

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使無鄉從之心弄
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廼始無應敵之數知勇
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
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邳支畏威當不敢桀也若懷禽獸
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
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
庭師古曰單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
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邳
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
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邳支邳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
居甚尊敬邳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邳支數借兵擊烏
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毆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
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邳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

隆按書作城暗
伏後圍城案

隆按沈勇有大
慮三句一傳綱
領

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
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解其發民作城。日
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闐蘇然則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年所獻遺之物遺音弋季反不敢不予。
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邳支困辱使
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
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以調戲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
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
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
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邳支單于威名遠聞。
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
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
郭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

王竊曰書獨字
見為功之首云
唐順之曰讀之
可以鼓奇氣

隆按以下叙湯
擊邳支謀略功
効形謀如畫

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
域患。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
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師古曰驅帥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
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也保安也千載之功可
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
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
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
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
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
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為一部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
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
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

才坤曰兵法云
擊其惰歸近來
邊將往往不敢
迎北虜而抗或
及其俘虜出塞
始遮擊之本此
唐順之曰康居
內應故湯得成
功

漢書卷七十四 康居
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
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穎曰闐音填殺畧大昆
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
師古曰重謂輜重也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畧民四
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
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閒呼其貴
人屠墨。見之。師古曰問謂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
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
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
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
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
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
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

隆按曰未至單
于城六十里止
營曰未至城三
十里止營曰離
城三里止營曰
四面圍城各有
所守蓋大兵深

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
王大入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致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
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
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
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師古曰傅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
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讀曰職音式志反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
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鱗陳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
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
反。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
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
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
為前。戟弩為後。叩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
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

漢書卷七十四 康居

入難於驟進此
正湯沈勇有大
慮多策謀處且
與上直指其城
下句相顧
王維慎曰湯謀
謂彼亡則無所
之守則不足自
保至此竟如所
料云
茅坤曰因康居
之怨故得有功

凌約言曰書反
谷吉等所齎帛
書了結前案此
細密處

盧舜治曰謀審
而奮疏簡而雄
見陳湯有文事
武備

邵實曰掩骼埋
衾先王之令也
事非不得已而
輕廢之何耶乃
若夾谷之舉論
語左氏無聞焉
而議者援之此

漢書卷之七十一

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
康居怨己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
之。郵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
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
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
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
土城乘城呼。師古曰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
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
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
漢兵四面推鹵楯。竝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
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
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
畀得者。師古曰畀音必寐反。凡斬閼氏太子各王以下。千

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
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郵支王者也。於是
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
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郵支單于叛
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疆漢不能臣也。郵支單于
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
賴陛下神靈。陰陽竝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郵支首
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
蠻夷邸在此街也。邸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
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滯何反。以為郵支
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
之時。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瓚曰。枯
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瓚說也。諸音工客反。胔音才賜反。
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

漢書卷之七十一

周漢儒之說也
隆按兩人禍根
由此兩節故班
氏先揭于此

黃震曰郅支叛
漢斬其使驕慢
而暴湯殺諸國
兵與延壽伐之
未為生事但矯
制成功不可
訓隆按荀氏漢紀
云春秋之義毀
泉臺則惡之舍
中軍則善之各
由其宜也夫矯
制之事先王之
所慎也不得已

而行之若矯大
而功小者罪之
可也矯小而功
大者賞之可也
功過相敵如斯
而可也權其輕
重而為之制允
焉胡致堂又云
如荀悅之論功
則有大小矣矯
陳甘之氣別加
任使而厚報之
未晚也二說各
有所據並存之
事當反覆致論
救首救尾則事
辭章著覽者可
以立決劉向上
疏言周方叔
吉甫誅獫狁次
項之罪君子以
功覆過李廣利
五萬之師屠獲

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
日。廼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
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
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
自取之。不依軍法。司隸
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
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
旅。振整也。旅衆也。宜有
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
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
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
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
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重
難也。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
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

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
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師古曰。搃總持
之也。其字從手。出百
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舉欽侯之旗。師古曰。舉拔
也。音驚。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
恥。立昭明之功。萬夷嚮伏。莫不懼震。師古曰。嚮恐
也。音之。涉反。呼韓
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
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
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
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
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焯焯盛也。言車徒既衆且盛。有
如雷霆。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嘽音他。丹反。
焯音他。焯音他。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醜。離上九爻辭也。嘉善
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
類故以為善。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
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

死王之首孝武
不錄其過封爲
列侯然後極言
今康居國疆於
大宛云云一疏
抑揚援證明白
如此故忽衡顯
出力沮害竟不
能奪不然顯衡
之議豈區區一
故九卿所能充
哉

劉敞曰諱行事
非辭也諱以上
爲句行事者言
已行之事舊例
成法也

隆按今康居一
段收上文較言
之

隆按故言成武
一段總收上文
結言之

盧辯治曰陳湯
之功溢于馮奉
世劉向之疏詭
于杜欽

一本去作云

漢書卷七十

九

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
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
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
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
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
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
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
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
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于首止後有滅項之罪師古
曰項
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恒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
覆過而爲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言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
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音靡而匿獲
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師古曰西域傳作母寡而此云母鼓鼓寡聲相近蓋
戎狄之言不甚諱也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

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
康居國疆於大宛邛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
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
之且常愚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
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
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矣鄭方
長羅侯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
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
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邛支單于背畔禮義留
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
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師古曰重難也故隱忍而未去也今
延壽湯階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
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邛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

漢書卷七十

康居

十

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閱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廼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顯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

隆接了延壽案

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愾億。義勇奮發。師古曰。愾。憤怒之貌也。愾音皮。逼反。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都賴水上也。師古曰。卒。讀曰。卒。厲度也。踰。讀曰。遙。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師古曰。逋。亡也。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

王充曰。劉向之疏。豈徒難文飾。辭苟為華。葉之故。其文語感動人深耳。林希元曰。爾湯之功。與訟湯之冤。處則切敷暢。使人讀之。不覺心開目明。王維楨曰。氣雄語壯。

劉奉世曰。劉向云。五重谷永云。三重疑五重者。誤。

隆按恐陛下下總收一篇之意而結之

隆按多籌策應前多事應前數外求使外國句陳仁子曰士之立奇功亦難矣既欲不得罪於國又欲不得罪於元帝初鑄制而於帝初鑄制而元帝初鑄制而事而偶不實不侯在成帝時言免致與劉向之申雪一也向之辨論與谷永言而石顯爭之永言而王鳳顯而不得罪于顯而不得罪于鳳故也嗚呼國家功臣權門欲抑則抑之國家何賴哉

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在咸陽西。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血解在文紀。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屣弗弄。為難狗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庸臣之禮待遇之也。卒終也。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也。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敦煌兵也。

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廼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

漢書卷七十一 卷七十一 十一

隆按卒以此敗
句收上文結下
文贊所謂不自
奴歛者以此
唐順之曰遇散
亂處定須提綱
領史法也

謂兵解之事善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
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執納說
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
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
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
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匠
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
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延年乘音食孕反今作初
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
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
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
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
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自古為疆界也可徙初陵以疆京

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
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
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也後卒不
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
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
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師古曰難
古然字也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
被其勞國家罷徹府臧空虛下至眾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
熬聲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
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罷昌陵語
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奏未下
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湯曰縣
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為

漢書卷七十一

十三

陰按曰湯心利
之曰湯受其金
五十斤曰許謝
錢二百萬與上
顧卒以此敗句相

漢書卷七十一

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眾。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明君。則明君者也。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為不道無正法。晉灼曰。增壽姓趙也。以所犯劇易為罪。師古曰。易音弋鼓反。臣下丞用失其中。

故移獄廷尉。如淳曰。如今。無比者。先以聞。師古曰。比謂相。比附也。所以

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

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

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然之

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

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

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與卒

暴之作。師古曰。卒讀曰猝。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蒙被也。毒流眾庶。海

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

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

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

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鈞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

茅坤曰。論文不可
如向永然亦不可
見古人材指不
同

漢書卷七十一

隆按二公出萬死盡奇謀為漢立威西域厥後受國鳥孫者猶藉其餘威以自振焉迹其功亦足掩矯制之失矣故劉向上疏云論大功者不論小過此定論也當時天子非不深嘉其功而又不重違衡顯之議顯亡論已衡等曾不念之而亦相與力排其非豈其比顯耶天子且然何有于丞相御史哉脫非向輩力顯其冤漢幾為班報讎矣豈支報讎之贊曰湯班班不自收歛卒用困窮君子閱之

之。仍下明詔。宜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以此事。蓋當其。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反。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弄人之身。以快讒。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泉

劉奉世曰。鳥善開。故云鳥俊。翁言鳥將也。隆按。假使一轉。反覆。則切真足。以感動帝心。

陸瑞家曰。甘陳功罪。議論不決。正見元成之不斷。隆按。內德湯管。恩應前為莽上。書請封。又按。了結杜勳案。

黃震曰。會宗之為都護。生而西。

俊禽敵之臣。如淳曰。薦延使群臣。薦士而延納之。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鳥謂斬其首而懸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虞書舜典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不賞。廼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為討狄侯。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

域敬其威信列
而諸國為之立
祠孰謂夷狄不
可懷服哉
隆按西域敬其
威信句此一傳
根本

隆按插入谷永
書詞委宛有味
暗伏後會宗病
死烏孫案
劉奉世曰此言
總領懷柔會宗
之所長已無足
以曉喻也

劉奉世曰由滿
徙鴈門非騎也
謂免官為騎耳
隆按書指總在
万里之外以身
為本二句上

漢書卷七十 段會宗

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
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更皆是也師古曰更工衡反拜為沛郡太守以單于

當朝徙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
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

永相友善谷永閱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
之令德復興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師古曰休美也若子之材

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
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言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已曉告也雖然

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略意略陳本意也方今漢德隆盛遠
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

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騎應劭曰騎隻郡下為鴈門又坐法免為騎隻不偶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音居力反騎音居宜反萬里之外以身為
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

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翊侯止不

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城郭諸國康居太子保蘇
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

之於道隨所到而師古曰會宗發戊己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
畏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宗

更盡還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與有詔贖論拜為金
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翊侯大亂

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
彌兄末振將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定其國而還明

年未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
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師古曰番

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墊院之墊鄭氏曰婁音彌師古曰墊音丁念反婁音樓選精兵三十

隆按未伏誅而死與漢恨誅不加句相顧

隆按會宗病死烏孫與上萬里之外二句相顧閱其老句

弩李奇曰二十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未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未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邳支頭縣稟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未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宜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覺師古曰覺音竹二反擁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

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歛師古曰儻募無行檢也募音蕩卒用困窮。議者閱之。故備列云。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終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一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竟反又辭竟反治春秋為郡文

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

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

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與軍之制威振州郡。

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

冠。帶櫛具劍。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劍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

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

佩也禮記曰孔襲衣博帶。師古曰襲大袪也言著盛服至門

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

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

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謂納履未

隆按六人同傳以皆明哲保身云一本進退下無必字

茅坤曰雋不疑

多大略班掾叙

次亦多風神有

畫意漢書列傳

為最

隆按治春秋一

句是此傳根子

又按傳內次衣

冠劍佩以見直

指是進必以禮

處不取大將軍

女以病免是退

必以禮處

王勝曰顏注公
謂此公子者如
言貴公子耳非
稱其字
茅坤曰有畫意
本史記范睢傳
無不洒然變色
來

一本無之字

正與之而行言其
遽也躡音山爾反
公子威名舊矣師古曰瀕厓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今乃承顏接辭凡為
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
永終天祿師古曰樹立也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
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
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
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
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
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
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不也其母輒問不
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輒即不疑多有所平
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
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

唐順之曰沒頭
沒緒突起案

黃震曰不疑剛
而能斷其引削
職以折戾太子
持一時應卒之
機耳於經義不
合蓋昭帝親受
先帝天下太子
久廢君臣之分
久定使戾太子
尙在亦不過退
就藩邸奉朝請
命而自衛不類
命而自衛不類
拒父者不類也
唐順之曰叙衛

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褌衣襜音昌
即今之下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師古曰戾太子公車以聞師古曰公車主受章
奏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也長安中吏
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
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
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不疑曰諸
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
是之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
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
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
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

太子首尾中間
忽竄入此數事

唐順之曰如常
山之蛇此敘事

又曰頭腦至此
方見

隆按宋高宗時
有詐稱永福公

主者帝受而不
疑後為草太后

所發帝始悔之
當時臣子胡不

引舊不疑之言
告於君也

茅坤曰二疏多
濳岩而班據指

次略相當

王祿曰蕭望之
為元帝傅與石
顯為仇貨位不
去卒為顯所陷
疏廣亦為元帝
傅與許伯為惡
顯然引去伯莫
能肆其毒蕭疏
事體一同然安
危不同者去就
之執異也且帝
仁柔不斷廣蓋
熟察其為人今
吾結怨於權貴
逆知非異日保
身之地故一旦
引相携而去之
人徒知疏廣之
去為高而不知
所以去者蓋以
此耳東坡謂二
疏之去蓋鑒韓
楊趙蓋之誅弟
弗深考耳

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

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

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他皆類此。本夏陽人。姓成

名方遂。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

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

以富貴。師古曰。幾。讀曰冀。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

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

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

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

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

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

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

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頃之拜受為少傅。

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

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

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

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

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

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

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

子竝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

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

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

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

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

隆按以建功立業言則二疏未可去為報君也如以明哲保身言則二疏為可去為遠害也今觀其言曰懼有後悔則其意可知王氏之論是已

隆按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此傳中關鍵語

王宗沐曰疏廣受乞骸骨太史公為之傳後唐揚巨源去韓愈援為比而張愈古之仕而止者其照耀光重于世如此

隆按不為子孫買田宅亦從知足知止得來

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 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

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

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整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 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

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

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師古曰幾猶言幾許也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

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師古曰宜令意自從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

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諄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

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

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

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師古曰郯音談其父子公為縣獄

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

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索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

累婦故自殺師古曰不欲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于公以

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

隆按惠養老臣應前歸老故鄉以壽終應前以壽命終句

隆按東海孝婦一段詳決獄平之實為後自言治獄多陰德伏案一本丁作少

隆按定國少學法于父以下為後自言子孫必有與者伏案

黃鸞曰定國身為九卿猶迎師身執弟子禮今無是矣為廷尉十八歲不遷今亦無是矣

尉以為大道不道以其時考之乃于定國也史稱民自以無冤豈其然乎與京曰春秋者公是非之書折獄者述準也惟定國迎師學春秋以故民自以不冤

茅坤曰漢時吏於盜發不為追而反禁亡家蓋以當時數為科

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

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

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

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

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

國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

治反者獄以材高舉待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

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天將

軍光領尙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

是為光祿大夫平尙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

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

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

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

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食酒至數石

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承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

焉食言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為廷尉十

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

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

為御史大夫與定國竝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

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明習政事率

常丞相議可師古曰言事者可定國所言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

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上於是數以朝日引

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

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

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後不

條坐部中多盜者故也此則辟之治河而障以堤者

隆按兩叙詔條責皆為定國辭職張本

敢復告。以故寢廣。民多寃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令長丞尉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實對母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能錄總錄也

隆按上書乞骸骨賜車馬黃金此傳中關鍵語

一本賢有作有賢隆按提定國父一段與篇首相應作結案又按馬史傳語

母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日夜惟思。所以不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顯焉。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定國遂稱篤。固辭。上廼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安侯。子永嗣。少時者酒。多過失。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

吏每以子孫與
滅爲世勸戒班
史于公傳亦云

茅坤曰廣德無

它異材指所可

表見者特諫獵

與乘紅兩事耳

而班據以其官

御史大夫僅十

月歸免而郡縣

其安車傳子孫

頗與二疏相似

故勒傳而附之

隆接直言諫爭

句是此專綱領

徐中行曰廣德

諫射獵耐祭二

事侃侃纒數語

而足可以爲諫

法

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
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
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
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宜於本朝任職也。爲博士。論石
渠。師古曰。石渠。閭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
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及爲三公。直
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
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
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
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
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欲御
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

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

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齊禁。不得入廟祠也。上不說。先歐光祿

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歐導乘。與也。猛張竊之孫。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

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

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

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

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

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洎小臣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國之縣也。

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

長。柁邑令。師古曰。柁音詢。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

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傳。讀曰附。文雅

劉子暉曰。隱隱
德列血之言誠
過矣。然廣德不
先發此言。以激
上心。則張猛之
言未必見聽也。
事君有犯無隱
帝亦可謂能納
諫矣。
隆按乞骸骨賜
車馬黃金此傳
中關鍵語
隆按雋疏于薛
皆以名節高人
傳文古調有幽
致讀之如高山
流水之音

漢書卷七十一

凌約言曰大本不立暗指孝道有乖

王維楨曰此書一以孝為言俾上自悟是善于進諫者

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畧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曰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師曰述謂求其踪跡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以及后稷是不以卑臨尊此聖

茅坤曰此即周禮弛禁之條

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俸有意者師古曰勞俸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俸者以恩招徠也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象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

劉子暉曰班固
謂平當遂巡有
耻父謂常持祿
保位被阿諛之
議若審阿諛之
得謂之有耻乎
當為相幾數月
觀其不受侯而
退過於公孫洪
稚圭之流矣
隆按當不肯受
侯印歎語為夸
毗子所難及較
之二疏不以賜
金累子孫同科
附傳之意以此
又按上書乞骸
骨賜養牛上尊
酒此傳中關鍵
語

昌陵昌陵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禹貢載禹治
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
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
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淳曰漢
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一以當病篤不
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當病篤不
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
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
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
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
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
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
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
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
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

景帝父子功業
過章平二家遠
甚孟堅弗深考
爾

茅坤曰漢初王
國人不得補朝
官已而中改必
由昌邑王與宣
帝以民間起家
即帝位故時從
龍者並得驟起
高位故為改制
如此

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章平
父子至宰相師古曰章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治易事張禹舉為
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
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太
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右
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
官廼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
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
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
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
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
日蝕鮑宣復言上廼召宣為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一終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二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云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以

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

其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

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

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古師

曰即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

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

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

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

隆按此傳本叙王貢兩龔之屬却先歷舉古之自潔之士總提於前又歷舉當於清名之士總結於後以為王吉龔發端云茅坤曰史記缺此一編班掾稍及錄之然尚未詳以世主褒寵利條不著也田汝成曰四皓名字當讀為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為夏黃公者亦猶樂正裘牧仲之誤耳二字一本無行乎二

王慎中曰語在留侯傳此等句

語用之于傳中
則可用之于持
論之中恐非所
宜

黃震曰嚴君平
儻學其不忘與
人為善之意則
美一本因下有其
字

隆按莊周避帝
諱改嚴周

袁衰曰伯夷叔
齊不可尚已四
誥有安儲之功
子真辭王鳳之
聘嚴君平隱於
卜而教人不隱
忠孝是非徒隱
者蓋隱而有德
實禹兩翼作傳
而先之以此殆
擬人以倫者歟
隆按自其後谷
口至此當鄭嚴
兩君傳
又按此段總結
上文

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史錄云子真名撲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皆修身自

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

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

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

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

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

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

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

餘言師古曰嚴周即莊周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

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

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

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訕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

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

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

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蓋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曰蓋何不也言何不

因名卿之執以求名章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為不然唯

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

而立揚雄以為自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虐成

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訕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

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翼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

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默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

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隨疾珠

也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

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

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

貢禹兩翼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

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丞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者遷雲陽

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無

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

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愬兮師古曰

風之籍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愬古但字傷也言見

此飄風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說曰是非古

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

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師古曰

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師古曰

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

會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

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

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

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

師古曰郡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邵伯所芟蔽芾小樹貌也甘棠杜

也芟舍也蔽音必匹反芾音

音方味反芾音步未反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林希元曰逸遊之樂一則傷生一則虧性故吉專以二者諷昌邑議論正詞語如大呂黃鐘鏘鏘乎有餘韻茅坤曰吉疏本經術而文章之旨與古伊詞說命相表裏王鑿曰王吉之論可以為人君進德之助養生之法林希元曰引召公事欲以為法

林希元曰數以奕脆二句總括上文馮式以下九句意隆接非所以全壽命之宗進仁義之隆二句收結上文下文廣夏之下一段說進仁義之隆意休則俛仰一段說全壽命之宗意

按堯舜之志結上養性喬松之壽結上養生

銜臣瓌曰稱促也師古曰搏挫也音子本反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

反手苦於箠轡師古曰策音止柔反身勞庫車輿朝則冒霧露

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

區薄師古曰區與偃同言遇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

煩毒師古曰奕柔也音而竟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又

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

旃與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

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

德師古曰其樂豈徒銜檄之閒哉師古曰銜馬銜也檄車

之長銜非也休則俛仰誠信以利形師古曰進退步趨以

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師古曰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

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

人伯喬及赤松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師古曰。曰。臻。

與臻。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

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

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

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

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

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

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

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諫爭。

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

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

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

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與舉事。且

一本慎下有毋有所言四字

某師曰。不欲昌邑有他與舉而專委大將軍。可謂有略情也。昌邑不察。

真德秀曰。王吉與遂之事。昌邑王可謂不負所職矣。王以失道廢。二人當加褒。可也。而僅得減。死且被髡。錯之。刑政矣。於。是失。隆。按。以。忠。直。數。諫。得。減。死。結。前。

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

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

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

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

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

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

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

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

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

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

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

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

上疏諫昌邑王
案袁宏曰宣帝初
收醇疵相半吉
之上疏括出得
失二字得則長
之失則救之甚
得匡辟之義
林希元曰此論
識大小本末緩
急之序而詞亦
足以發之出入
經傳漢儒惟董
仲舒有此議論
賈誼便不及矣
宣帝任魏相而
忽王吉豈非葉
公之好龍乎
又曰可謂至恩
二句此是一篇
大指

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
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與太平
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
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
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
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
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
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
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
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
雅文王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
共貫也。師古曰。解在。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

以下言當世之
弊唐順之曰此膠
西相之遺言
隆按宣帝之時
法制過詳而禮
義不足故吉之
上疏在省刑而
崇禮
林希元曰臣願
以下教宣帝
本務然止于述
舊禮明王制而
修身正心正朝
廷未及焉亦有
未盡者矣

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
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
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敵深難久行。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
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浸薄。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
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
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
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則俗何以不
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
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日趣。趨向也。唯陛下財擇焉。吉
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
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
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

隆按以上總論
失之事而一一
分疏之曰此後
唐順之曰此後
世變流分歎之

位

所由起
真德秀曰吉意
以為之下蓋史
家撮其大指如
此非本文也

黃震曰王吉事
昌邑甚得輔弼
之義上宣帝一
疏可謂通達世
務不合即歸不
為祿仕漢儒學
識正大出處無
媿童生而巳矣

望以次逸民之
后未為知吉四
皓鄭嚴誠逸矣
王陽逸乎哉

隆接吉之學識
正大出處无媿
皆自厲志中來
故未復以去婦
一事結之
隆接復以初字
喚起蓋為子駿
發端云

漢書卷七十二 王吉

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

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

曰翁主者言其父自立婚也解其在高紀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

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

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

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

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

而舉皋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皋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

人放黜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

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

風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

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主古作明示天下以

儉古者工不造瑠瑿商不通侈靡師古曰瑠瑿者刻鏤為文瑠音篆非工

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

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

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

婦取棗以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高紀啗以利同吉後知之乃

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

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

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

彈冠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

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

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

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

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

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

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

茅坤曰以下叙
次一時諸從官
處如譜畫

隆按自先是京
兆至此本叙駿
為御史大夫丞
相却插入薛宣
翟方進本未則
以與兩人相代
云

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
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
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
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
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
考績用入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効也
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
代宣為御史大夫竝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
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衆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
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
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
也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
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

隆按傳王吉而
因及子駿孫崇
未復總叙其大
繁以為結構此
首尾照應法

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
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
哀帝以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反
懷詐諛之辭師古曰諛詐言也音虛袁反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
之辜辜錯專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
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
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
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傅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備始者謂傳相其衣服衽席之事一說傳曰附謂近幸也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
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
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
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

茅坤曰以布衣
蔬食為奢者異

漢書卷之二十一

七

其猶溺于自奉也古之俗如此而况過多金玉陳仁子曰禹之說誠善移其告元帝者告武帝則得而獨以告唐順之曰此文質而不俚袁衰曰貢禹上元帝數千言皆不可謂非君道之宜但議侯專權乃當時大病引歐石顯之言豈德君子重始進良有以也茅坤曰以下書疏數上並非全耳班掾特撫其詞旨而約言之

唐順之曰下之奢侈如此隆按此段先言古制次言高祖又次言後世奢僭繼以矯復古化皇元帝何等節奏緊嚴其大指總在承衰救亂五句上蓋承上起下之詞隆接論語曰以下極論方今奢侈却歸在大臣循故事之舉唐順之曰善叙零碎事又曰上之過奢如此

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絮行著聞徵為博士涼

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師古曰大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

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

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

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瑤木摩而不刻師古曰瑤字與彫同

也彫畫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

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

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

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竝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

匹孝文皇帝衣絺履革師古曰絺厚細音徒奚反器亡珎文金銀之

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反

衣服履袴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袴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廟

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

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

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

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

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

服官輸物不過十筭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等盛衣竹器音先嗣反方今齊三

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

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

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古師

茅坤曰天子而
瘞滅生禽霍光
不學無術如此

曰從天子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
也讀曰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
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大豬所食
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
之師古曰日行步而動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
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
後宮師古曰此填及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
正妄多滅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
十物盡瘞滅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
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
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
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諸侯妻妾
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

王維楨曰唯陛
下以下即前所
云承衰救亂五
句意也

隆接稱天意乎
應上天不見與
逆天心句

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
上生師古曰上皆在大臣循故事之孽也唯陛下深察
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
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師
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
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
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留自城
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
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
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
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
監信可畏也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
機事易失勿猶豫也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古師

茅坤曰禹之奏
元帝猶及聽從
俱盛德事

曰上下猶言高
下謂苟順從也

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

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

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

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

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師古曰裋者謂僅整所着布長
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有田

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

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
音扶用反廩食

太官師古曰謂太
官給其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絺絮衣服酒肉

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
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

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

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中茅愚臣

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

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明非復能有補益

隆按據文義須
有隱字倫要

所謂素餐尸祿滂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

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躡仆

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躡音顛蹶也仆音赴仆
頓也不自還者遂死也還讀曰旋滂席薦於

宮室骸骨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

歸鄉里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

之直師古曰生
謂先生也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

寡師古曰寡少也
言少有此人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幾
讀曰冀今未得

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

與生殊乎師古曰言
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傲語生欲及生時祿生

之子既已諗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

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

自輔後月餘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

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

隆按此後連曰
又言又欲又奏

所謂數言得失
唐書上之也
後世分款體格
此史家為纂之若
隆按傳稱禹在
位數言得失及
考劉向傳恭顯
曰遼更生禹因
劾更生與望之
輩坐免為庶人
則陶所以進用
皆陰附恭顯而
得之班史隱而
不云顯使人致
意深自結納因
焉馬天子正在
望之死後則班
史不滿之意已
見于他傳云
唐順之曰七十
高人常受其饑
此是錯之遺說

十上。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更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鎖陰氣之精。地滅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一買。則獲二千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掉出把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掉。披取也。把。手拊之也。胼胝也。胼。音才。兀。反。把。音蒲。巴。反。其字從手。胼。音步。千。反。胼。音。胼。反。胼。音。胼。反。已

奉穀租。又出粟稅。師古曰。粟。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所求不能供之。

故民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買。師古曰。賣田與人。而更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

未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

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

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事便也。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

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徭。又諸官奴婢十萬

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師古曰。給其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

登也。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

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

劉放曰百姓者
多者字
隆接連用四故
字起句俱承上
文而言
唐順之曰切中
今時風俗之惡

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
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
師古曰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
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關地廣境
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讀曰縱用度不足
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
奢侈官亂民貧盜賊竝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
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
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
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千高反故亡義而有財者
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
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
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

隆接察其所以
然五句繳上故
字四段

王維楨曰樂道
正身不解句是
此書大旨

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
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
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
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
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疾相也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
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
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
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
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
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
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俗調和陰陽
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墜之物言其便易
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

隆按陛下以下
總括上文意

隆按上總叙禹
所上書此總叙
天子從禹所議
亦是一格

哀衰曰元帝既
納其言於生前
而又思其言於
身後是亦可與
有為者使禹能
教以退任賢
未必不聽惜乎
所言者皆非當
世之急務也
隆按以其子為
郎官了上祿生
之子案

隆按兩龔傳分
合聯結頗得太
史公法

隆按波及寧壽
侯嘉

隆按此上合叙
此下專叙勝

王維楨曰班史
以勝與吉禹同

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語在韋玄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竝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舉茂材。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聞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寧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父音抗甫。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寧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

傳正為勝之能
祖述吉馬也

茅坤曰所舉多
貪殘吏位列三
公暗指公孫祿
等

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
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
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丞
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
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
鮑宜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
法勝獨言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
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
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無所
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
師古曰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
并劾勝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
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

劉奉世曰前云
博士夏侯常後
云常位大夫然
疑言博士者誤

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
也常悲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眾異外以采名
君乃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為勝道
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誰開之也對曰
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毀謂去即應
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
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勝窮
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洩辱朝廷事下御史
中丞召詰問劾奏勝更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
中與論議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精
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
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為侍郎出勝為渤海太守勝
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

隆按攬入邠漢
為策文者艾二
人伏案
又按將叙勝之
師老却先以韓
福故事埋根後
見用皆如韓福
故事一句應之

稱疾臥。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邠漢亦
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
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
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
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也。縣次具酒肉食。從
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
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
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
者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
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
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
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修身守道
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

隆按傳勝波及
于漢因漢波及
兄子曼容此主
實文法
又按此下專叙
舍

隆按此下又合
叙勝以下又專
叙勝
王維慎曰叙使
者近勝及勝固
辭以至蓋棺繼
悉曲盡如畫

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於鄉里。漢
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
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
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延拜授印
綬。師古曰。延謂縣之庭內。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
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
兆東湖界。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
舍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
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
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
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
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就其家而拜之。

衰曰親勝不
非祿位之可廢
者

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迎之，因拜官。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人也。諸生謂學徒也。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抱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廼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

隆按：不應詔本
旨始顯言於此
黃震曰：勝不以
一身事二姓，清
矣。舍每拜輒病
免，亦不知大勢
趨而不辱其身
者乎。

隆按：膏二句
本莊子語，老父
罪勝不能，輒光
用晦致天子，屢
以詔徵，故曰非
吾徒也。

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事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豕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破掘，故云動。吾豕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歛，賜復衾，祭祠如法。門人哀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虜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師古曰：薰，芳草也。龔生竟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

林希元曰指斥
依律略無遜避
非毀公卿曾不
少怨七亡七死
之說尤切世務
豈特漢之藥石
古今君人者之
藥石也
陳仁子曰宣所
信切直上引天

耶。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
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潁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
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
六條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
率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為眾
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
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
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
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竝
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
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
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
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
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者。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
貌也。師古曰魁壘

灰下拔生民死
亡之事使哀帝
果用其言退三
人而用何武輩
西漢何延數紀
何至有莽者出
劉奉世曰共如
字

王莽曰七亡七
死。此蓋流離困
苦之狀。千載之
後。讀之猶為酸
鼻。

晉口賄反
壘音磊 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憂國如飢渴者。臣
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
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
讀曰恭今世俗謂不
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
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感。請寄為姦。古師
曰請寄謂以
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
郭。盜賊竝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一
謂失其作
業。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
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
卒也。音工行反貪吏竝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前
依也。音非
浪。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
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晉灼曰遮古列字。師古曰言
聞梓鼓之聲以爲有盜賊者
當遮列。而追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
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

隆按民有七亡
一段收結上文
三誠難與上成
難相應

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錯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師古曰尸主也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拮鞠也拮音居黠反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厭飽也空孔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

隆按以上專言
董賢以下因賢
及傳商孫寵等

隆按或字漢書
多作或顏氏无
注何也
隆按以上是告
帝退不肖以下
是告帝進賢才

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祝酒如漿祝肉如菜也貧人茹之也蒼頭臚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徒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眾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可大委任也陛下前

漢書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林希元曰自古忠臣不顧身皆如此

唐順之曰此等文字是皆直寫胸中所見而非有意於爲文者也然其文亦自勁健但不密爾隆按此疏以天變應帝不能進賢退不肖詞意較前書尤剴切

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尙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常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讎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宜訥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由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

隆按此書以天人二字作眼目

陳仁子曰鮑宣所言雖以擴賢實以全賢也惜帝不能從耳嗚呼哀帝之賢難望文帝董賢之

月朔日尙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歎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射日。連陰不雨。師古曰虹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諛奉之親。師古曰諛音工。選反。奉音孚。諛奉喻輕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尙以爲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爲一第。賜賢猶嫌陋。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爲賢第上持時行夜者音下更反。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離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

權過於鄧通若
通不免死賢之
死宜哉

茅坤曰孔光原
由鮑宣疏薦其
忠不避親如此

一本無不道二字

隆按總提一時
清名之士于此
而後詳次其履
歷附見于宣傳
云

黃震曰郇相紀
遂唐林唐尊皆

漢書卷七十二

十九

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
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
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
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
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
被省視也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
願賜數刻之閒。師古曰刻漏
刻也閒空隙也極竭芻豢之思。師古曰芻音
沐沐猶蒙養
也如淳曰謹
愿之貌也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之
泉言其深也上感大異。
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
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
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
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
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
鉤留也沒入其車馬。擢
屏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
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
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宣坐距閒使者亡人臣禮。

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
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
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
早且欲入朝也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
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
以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為之長帥也
雄為之雄豪也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
也長讀如本字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
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尊法。案誅諸豪桀。及漢忠直臣
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
詔顯其
名而
捕之與宣女婿許緝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
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遂王
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
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遂兩
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

漢書卷七十二

十九

仕於莽大節已
虧安得謂清名
之士

一本由作許

隆接又舉一時
之去官者附于
傳末而以始字
別之

洪適曰王莽移
漢祚劉歆以宗
室之舊導之為
逆孔光以宰相
輔成其事而翼
勝以故大夫守
諫以死郭欽將
謂以刺史郡守
栗融禽慶曹竟
蘇章以儒生皆
去官不仕人之
賢不肯相去如
此
隆按末復次兩
與鮑宣子孫了
結兩傳

忠直節唐尊衣傲履空師古曰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

公卿服虔曰以瓦器遺之被虛僞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竝舉州

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

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

太子遣使稅以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稅稅音式丙反其字從衣其子攀棺不

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

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

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

樂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晏

曰許由隱於箕山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方居家以經教授

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

直師古曰隃麋扶風之縣也隃音隃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

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

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

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

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

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

賊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

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

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

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

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

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

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

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諛

莫晉卷七十二 鮑宣 二十一

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汗。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濁亂不

汗其節，殊於紀遯及兩唐。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二終

